

## 從期待到理解—— 原鄉國中任教一年的轉變

鄭紫婕\*

屏東縣立泰武國中

教務組長

收到介聘結果的那一天，我高興很久。在北部都會區任教多年後，終於成功返鄉服務。對我而言，最大的喜悅不是換一所學校，而是終於能夠回到家人身邊，也能將累積多年的教學經驗帶回家鄉。

然而，報到前，一位朋友透過共同認識的人傳來一句話：「不要期待太高，這裡的小孩學習意願沒有那麼好。」

當時的我並沒有太放在心上。畢竟，每個學校都有自己的文化，每個孩子也都有不同的樣貌。我相信只要用心陪伴，總能找到與學生相處的方法。直到真正走進校園後，我才慢慢理解這句話背後的意思。

我服務的是南部某原鄉國中，學生大多來自在地原住民族群。學校規模不大，是一所典型的小型原鄉學校。校園鄰近山區，建築也融入在地文化意象；孩子們在家族、社區與自然環境交織的生活脈絡中成長。與過去的都會學校相比，這裡有著截然不同的校園文化。孩子們彼此熟識，許多人從小一起成長，家庭、部落社區與學校之間也有著緊密的連結。

孩子們普遍活潑、熱情，運動與藝術活動也是許多學生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。下課鐘聲一響，操場便成了最熱鬧的地方；孩子們奔跑、嬉鬧、打球，展現旺盛的生命力。

然而，原鄉教育也有其獨特的挑戰。部分學生需要在放學後分擔照顧家人或家務，有些家庭能提供的學習陪伴與資源較為有限。因此，當我真正走進教室後，我才逐漸理解，朋友

---

\*\* 通訊作者：鄭紫婕，通訊方式：[wenserencello@gmail.com](mailto:wenserencello@gmail.com)

收稿日期：2026/7/9；修訂日期：2026/8/19；接受日期：2026/9/14

DOI:10.6249/SE.202609\_77(3).0028

口中的「學習意願較低」，未必代表孩子不願意學習，而可能與他們所處的生活條件與成長經驗有關。

剛開始的幾個月，我常常在理想與現實之間來回拉扯。身為表演藝術教師，我期待透過課程帶領學生接觸不同文化與藝術形式，也期待學生能在課堂中看見更寬廣的世界。

然而，真正的教室和我想像中的並不一樣。

有些學生上課不到十分鐘便開始聊天；有些學生趴在桌上；有些學生乾脆躺在地板上；更常見的是整節課自顧自地唱歌。甚至有學生把和老師唱反調當成樂趣，老師希望專心上課，他偏偏故意逗同學笑。

老實說，那段時間我經常懷疑自己。是不是課程不夠有趣？是不是自己不適合這裡？還是朋友說的話是真的？

除了課堂上的衝擊之外，兼任行政工作後，我也開始看見過去擔任科任教師時看不到的另一個世界。學校每天需要處理學生衝突、生活教育與課堂學習等問題，也必須透過紀錄與溝通，協助導師和家長了解學生在校情形。以前只看到自己的班級，現在看到的是整個學校。



圖 1 行政輪值巡堂，透過日常觀察了解學生在校學習情形。（作者攝）

其中，有一件事情讓我印象特別深刻。某天輪到我巡堂，走進一個班級時，看見一名學生將手機放在桌面上。依照學校規定，學生到校後必須將手機統一保管，因此我提醒他先收起來。

學生回應：「收手機的人還沒來。」

我請他先收進櫃子裡，原本以為事情到這裡就結束了。沒想到在再次提醒後，他突然抓起手機，用力往櫃子的方向一丟。

碰的一聲，教室裡瞬間安靜下來。

那一刻，我愣住了。不是因為害怕，也不是因為憤怒，而是一種說不上來的失落。因為整個過程中，我並沒有責罵他，只是提醒他遵守學校規定。

更深一層的震盪，其實來自我原先對「管教」的理解。過去在都會區累積的經驗，讓我習慣相信：只要規則清楚、語氣平靜，學生自然會配合。可是當同樣的提醒遇上如此強烈的抗拒時，我才第一次意識到，我帶回家鄉的不只有教學經驗，也帶著一套自己以為理所當然的教育想像。教師認為中性的提醒，學生未必以同樣方式感受；規則固然重要，但關係、生活經驗與孩子當下的情緒，也同樣需要被看見。那一刻，我開始問自己：真正需要調整的，也許不只是學生，而是我理解學生行為的方式。

我沒有提高音量，只是平靜地告訴他：「我請你收好，不是用丟的，請你重新放一次。」

沉默幾秒後，他默默把手機重新放好。事情看似結束了，卻讓我思考很久。

後來和導師聊天後，我才發現，自己一開始其實看錯了。那些上課唱歌的孩子，不一定是「不想學習」；有些孩子放學後需要分擔照顧家人的責任，有些孩子晚上未必有安靜、穩定的讀書環境，有些孩子從小較少累積學習上的成功經驗，甚至還沒有找到讀書和自己未來之間的連結。

有一次與導師聊天時，我才知道某位學生家中有多名手足。放學回家後，他常需要協助照顧年幼的弟弟妹妹，很難擁有一段完整、固定的讀書時間。那一刻，我突然理解，原來有些孩子上課分心、疲憊或缺乏動機，背後往往有著我們看不見的生活重量。

原來有些孩子上課打瞌睡，不一定是「不認真」；有些孩子作業沒有完成，也不一定是「不在乎」。很多時候，我們在教室裡看到的是結果，卻未必看見孩子走進教室以前，已經背負了多少生活重量。

這樣的轉變，也讓我開始理解「文化回應教學」所提醒的視角。李雪菱與范德鑫（2013）指出，原住民族學童必須跨越族群、地域與家庭文化等多重差異；教學若能重視學生主體性、肯定其學習能力，並將社區文化與多元家庭經驗納入理解，更有助於教師從文化差異的角度看見學生的學習處境。這讓我反省，與其急著把學生的表現歸類為「不專心」或「沒意願」，更重要的或許是先理解：他為什麼以這樣的方式出現在教室裡？

近年的研究也指出，臺灣原住民族學生的學習阻礙不能只歸因於個人動機或家庭選擇；教師在支持學生時同樣受到結構條件限制，而學校若能與家庭、社區形成合作，才能更長期地支持學生學習（Nesterova et al., 2024）。這些觀點和我這一年在現場慢慢學會的事情不謀而合：理解不是降低期待，而是先看見孩子所站的位置，再思考我們能如何陪他往前走。

那些躺在地板上的孩子，也許前一天晚上根本沒有睡好；那些總愛和老師唱反調的孩子，有時候只是希望被看見。

他們未必喜歡坐在教室裡讀書，卻可以在球場上全力以赴；可以在社區活動中投入整天；

也願意用自己的方式回應關心他們的大人。

時間久了之後，我也慢慢發現，這群孩子其實非常可愛。

當他們理解老師的原則後，反而成為最願意配合的一群孩子。有學生看到老師搬教具，會主動過來幫忙；有學生下課後會分享家裡發生的大小事；甚至那位曾經把手機丟向櫃子的學生，後來看到我巡堂時，總會先把手機收好。沒有正式道歉，但我知道，他其實聽進去了。

那些曾經讓我頭痛的孩子，依然偶爾會聊天、唱歌，甚至還是會讓老師傷腦筋。但我也看見了他們的善良、熱情，以及對人的真誠。



圖 2 學生利用課堂時間專注進行素描創作，展現細膩且豐富的藝術潛能。（作者攝）

這一年來，我最大的收穫或許不是學會如何當一位行政人員，而是重新理解原鄉教育。剛返鄉時，我總想著如何改變學生；一年後，我開始學著先理解學生。

教育從來不是把所有孩子變成同一個樣子，而是陪伴每個孩子找到適合自己的方向。原鄉教育或許面對不同的資源條件與生活脈絡，但這裡的每個孩子，都有屬於自己的故事，也有屬於自己的光。

而行政工作最大的價值，或許就是讓我有機會看見那些課堂之外的故事，也提醒自己，在面對學生時，多一點理解，少一點預設；多一點陪伴，少一點標籤。

從期待到理解，這是我返鄉後最重要的一堂課，也是這群孩子送給我的一份珍貴禮物。

## 參考文獻

- 李雪菱、范德鑫（2013）。文化回應教學的實踐與省思：原住民學童圖文讀寫課程的教與學。  
**教育研究月刊**，**231**，93-108。
- Nesterova, Y., Couch, D., & Nguyen, H. T. T. (2024). Teachers' understandings of barriers to Indigenous children's academic success in Taiwan. *British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*, 50(6), 2937-2956. <https://doi.org/10.1002/berj.4062>